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二〇六回 義兄仁心酬知己 英雄殺人報友仇

話說鄭華雄過得一貧如洗，冬寒天冷，身上無衣，肚內無食，四壁一空。因為給妹妹報仇，跟黃勇打這幾年官司，家中花的乾乾淨淨，始終也沒有把黃勇治倒。這一天坐在屋中，正與娘子發愁，就聽外面喊叫！鄭華雄隔窗一看，說：「娘子！你我不必發愁了，恩兄來了。」王氏一瞧，果然是鄧飛雄，拉著那匹黑驢，比從前更發福了。頭戴大紅皮風帽，身穿藍綾綢狐皮襖，腰繫藍綢搭背，外罩青寧綢狍皮馬褂，氣宇雄壯，來到了門口。鄭華雄一想哥哥上淮南地面去取租子回來，這就有了錢了，連忙出來說：「兄長一路風霜，想煞小弟也！家門不幸，遭此大禍，只等兄台回來，給我出這口怨氣。」說著話，過去想要拉手，就見鄧飛雄一扒拉，竟將鄭華雄摔在雪地，說：「鄭華雄！你在淮南哪來的租子？叫我去幫你訛人，到那裡打了二年多的官司，若非是我姓鄧的，別人就回不來了！本來打算我這回來的盤費錢，都跟你要，跟你還有什麼交情！看你這樣窮了，便宜你，我走了。」王氏在屋中一聽，把眼都氣直了，說道：「當初若不是我們，你鄧飛雄就叫淨街太歲黃勇打死了，如今你卻喪盡天良。」外頭那些左右的街坊一瞧，全都有氣，暗罵鄧飛雄，哪知道當初救他，如今卻喪盡天良！就見鄧飛雄竟自拉著驢去了。

書中交代：鄧飛雄乃是俠義英雄，焉能做出這天良喪盡之事？這內中自有一段隱情。只因鄧飛雄到了淮南地面催取租項，那個佃戶最刁，不容易取，三年多沒給，鄭華雄又沒去，就打算不給了。鄧飛雄來到淮南，結交本地之人，訪查了半年，哪個佃戶刁惡，哪個佃戶老實，都訪查真了，然後在本地衙門把刁惡的告下幾個來。一年多的官司，把刁惡的俱皆制服，那老實的就不敢滋事了。三年多才把此事一一辦完，所有拖欠的租子，每年應收一千五六百兩，除了花費，共收有七千兩，叫老實的佃戶護送回來。

這一日到了黃花鋪村口德成店，叫佃戶在店中看守，鄧飛雄拉驢逕奔鄭華雄住宅來。來到門口，一瞧就愣了，門上貼著：戶部張寓，由黃花鋪後街移此。來到房門一打聽，原來鄭華雄已把房子賣了，連連打了三年官司，過得一貧如洗，搬在後街場院房裡去了。鄧爺心內煩悶，不知道兄弟因何三年的工夫，一敗塗地，自恨沒一個靠近的人打聽打聽才好。自己拉驢正往前走，就聽那邊有人叫：「恩公往哪裡去？」鄧飛雄回頭一瞧，卻是那會友樓遇到的劉成。鄧飛雄一見就驚問道：「劉成，你怎麼還在這裡住呢？」劉成說：「我倒是搬了家，昨天我偷著來的。大爺！你這邊來，我有話說。」他把鄧飛雄讓到一個小酒館裡，說：「鄧大爺！你何時來的？」鄧飛雄說：「我剛到。」

劉成說：「我常到鄭宅打聽，方知你老人家是代鄭爺到淮南取租子去了。你走之後，黃勇看見鄭瑞蘭姑娘美貌，便托人去提親。鄭華雄不允，黃勇就花錢買盜賊，把鄭大爺拉上，釘鎖入獄。然後他帶人在晚間把姑娘搶了去。姑娘在轎子內用剪子自己紮死了，黃勇又把姑娘屍首抬了回來，扔在鄭宅。後來有舉監生員遞了公稟，才把鄭大爺保出來。鄭大爺又告黃勇搶奪

婦女，逼死人命。黃勇買通上下，並不承認，由縣至府道省城，官司打了有三年多，不見輸贏，鄭大爺卻把家業都花盡了。」

把已往之事都說了一遍。鄧飛雄說：「是了，我這裡有幾兩銀子，給你吧！」劉成說：「小人不敢領，現在我在親戚家住著，有錢花用，本應給你老人家買點東西來孝敬才是，我還敢要你老人家的銀子？」鄧飛雄說：「不要緊。」給了劉成幾兩銀子，站起身回到屋中，把小伙計叫來，說：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淨街太歲黃勇在哪裡住？」伙計說：「就在東村口路北，門口有兩棵槐樹，別家都是土房，就他家住的是瓦房。」鄧飛雄說：「明天給我僱輛車，我要用一天一夜。」伙計說：「我把趕車的劉三叫來。」

次日早晨，天下大雪，鄧飛雄這才拉驢去找鄭華雄，一見面，就說些無情理之話，氣得鄭華雄、王氏默默無言。鄧飛雄要走時又說：「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從此以後，你我划地絕交。」鄭華雄說：「好！你真喪盡天良，要不是我，當初黃勇已把你打死。」鄧飛雄說完話，竟自走了。回到店中，他把眾佃戶叫過來說：「我有一封信給你們看看，明天有一位姓鄭的來取這租銀。」眾佃戶看明，鄧飛雄這才把信封好，又寫了一封信揣在懷中，叫了一桌酒席，請眾佃戶作樂。到了上燈的時候，趕車的劉三已把車套來。這劉三最好喝酒，有個外號叫醉鬼，來到店中說：「鄧太爺！坐車到哪裡去呢？」鄧飛雄說：「此地有個鄭武舉，他家墳地在哪裡？他有一個妹妹，自己用剪子紮死了，埋在哪裡，你可知道？」劉三回說：「我知道。」

鄧飛雄說：「你就拉我到墳地上去。」這才叫店中伙計算了店帳，給了酒帳錢，又給了眾佃戶回去的盤川錢，說：「你在店中等候。」鄧飛雄把驢拴在車後，買了些祭禮紙鏢，帶著自己隨行的東西上了車，一直來到鄭家的墳地上。

此時天已到了初鼓之後，鄧飛雄說：「我還短點祭禮，劉三你看著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轉身逕奔黃花鋪，來到鄭華雄住的所在，跳進籬笆牆，由窗戶洞把兩封信送進去，站在窗格外說：「鄭賢弟，愚兄白日曆說之言，乃是一條計策，因怕連累了賢弟，叫街坊鄰右知道你我已割袍斷義。今天我要去殺死黃勇滿門家眷，給你妹妹報仇，你我從此分手。信內寫得明白，你明天到店中去取租銀七千兩，你夫妻好好度日。」裡面鄭華雄正在氣憤之際，聽外面是拜兄鄧飛雄說話，又由窗格遞進了兩封書信。鄭華雄打開一看，上面寫的是，淮南租項均辦理清楚，現在西村口德成店寄存，明天叫鄭華雄去取。下面寫著：「今晚回去殺黃勇滿門家眷，給妹妹報仇，恐怕連累賢弟。」

鄭華雄一看，這才明白，趕緊叫拜兄時，院中已蹤跡全無。

鄧飛雄送下書信，這才直奔東後街黃勇的住宅，飛身躡上房去，跳在院中，逢人便殺，由前院殺起，一直殺到後面。西跨院北房西裡間屋中，裡面傳出去猜拳行令之聲，鄧飛雄進到屋中一瞧，是順前簷的木牀，掛著狐狸皮幔帳，靠北牆有八仙桌一張，上有一盞把兒燈，屋中擺設俱全，牀上有一張炕桌，擺著各樣果子。黃勇向西而坐，穿著小衣裳，月白綢子汗褂，青綢中衣。在他對面，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婦女給他斟酒。獨行俠把手中紅毛寶刀一順，說：「黃勇！你還認得某家？今天我特來取你的人心祭靈。」剛一伸手把黃勇揪住，外面一聲喊嚷：「誰敢在此殺人行兇？待我來。」竟把獨行俠堵在屋中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